

海口琼台书院奎星楼前梅花
绽放，天越冷，花越多。
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何以消寒气 兰堂罗珍馐

宋代邵雍《大寒吟》诗云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光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

诗人笔下的大寒时节，风雪交加，隐天蔽日，台阶前打井水用的轱辘摇架都被冻住了，屋檐下雪水不及滴落便结成了冰，人们更是舌僵齿寒、出口难言。诗中雅号“钟乳”之物，东北俗称“冰溜子”（即寒冷季节雪水冻结后形成的锥状冰体）。在滴水成冰的东北，小伙伴们谁小时候还没个舌头舔冰溜子或者铁栏杆被粘住的糗事？不过，脑洞大开的东北魔厨还开发了一道名为“油炸冰溜子”的特色美食（同系列菜品还有油炸冰激凌、拔丝冰棍儿等）——色泽金黄、外酥里嫩，让食客的舌尖霎时尽享冰与火无缝对接的肆意与缠绵。

说到大寒的食俗，北京等地会用糯米制成消寒糕，不仅温热滋补，还讨了一个年年“高”升的彩头。有些地方颇讲究用各种肉类、蔬菜炖制羹肴，以起到升散的作用。古人腊月围猎，捕获禽兽祭祀祖先和诸神，称腊祭。鲁迅先生的小说《祝福》中，祥林嫂帮鲁四老爷家操办的年终大典“祝福”就是腊祭，按例要杀鸡、宰鹅、买猪肉……四川、湖南、广东一带腊月里常腌制腊肉以待过年。烟台地区拜祭土地公的尾牙祭也常在大寒前后，年前安排一场隆重的大寒宴可以说是对一年辛劳的最好回馈。

花盛开，成为摄友们的打卡地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

我国内地大寒节气有打糍粑的民俗。

新华社发 张丹 作

每年1月20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300°时，为传统二十四节气之大寒。俗话说“大寒小寒，冻成一团”，在腊月的最后一个节气里，我国北方是一派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肃穆景象，南方则一般低温、少雨。

不过，寒气逆极，极则必反，部分地区在大寒时也会有腊尽春回的迹象。大寒与立春交节，民间有“大寒迎年”的风俗，挥笔迎春、置办年货、扫尘洁屋、除旧布新……所有旧岁中的含章未曜与韬光养晦，都会变成新年里的丽藻春葩与厚积薄发。

大寒· 鲸波寒甚梦魂清

文本刊特约撰稿
张慧微

江头梅柳色 春色几时还

大寒虽是一年中温度极低的时节，但低纬地区常会入冬失败。尤其在岭南，人们多从各种媒体或朋友圈中领略着山舞银蛇、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。不过即便在海南，若遇寒潮南下，冬日里疾风骤雨的威力也实在不容小觑。

宋代名臣李光（1078—1159，字泰发，浙江上虞人）因遭秦桧排挤，被贬琼州（1145年抵琼），作《予始到琼，众谓海南自来无大寒，今岁腊月连日风雨，殆不异北地，因成小诗记之》：“海国冬常燠，阴霾忽满山。飕飗北风劲，凛冽冻云顽。蟋蟀已无语，芭蕉犹强颜。江头梅柳色，春色几时还？”

诗题虽长，却明白如话：道听途说的海南没有大寒之类的话实在不可信，亲身领略了琼岛凛冽的寒风后，才知道海南的冬天若冷起来，简直和北方一个样啊！目见耳闻的，也是冬虫沉默、寒山失翠的冷清寂寥！诗尾联借唐代杜审言“梅柳渡江春”（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）之意浇胸中块垒。大意是说，宦游在外，会对自然物候的变化格外敏感，待到江南梅红柳绿，江北才能回春。而若这海南岛都山寒水冷，那北望神州的大地春回又要待到何时呢？其中未尝没有李光对人生境况的隐喻：庙堂之高，有奸佞弄权，此番贬谪琼州，不知赦还是何日！

李光登岛之前，在《渡海》诗中便表达了此行的忧虑，“琼山万里乘风便，始觉惊涛异坦途”“可是胸中未豪壮，更来沧海看鲸波”。好在他比被贬吉阳军（今三亚）的赵鼎（1085—1147，字元镇，被贬吉阳三年后绝食而死）能扛，虽潦倒却不灰心，而且年亦耆艾文亦昌，居琼十一年，化悲为乐、笔耕不辍，留下经典诗文无数。可谓在精神上与比他早来琼州五十年的苏轼一脉相承，为后人提供了应对人生逆境的极佳范式。

苏轼被贬昌化军（今儋州）时，曾生出“六无”之叹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所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……惟有一幸，无甚瘴疠也。”李光则称，“琼台在海南孤绝之处，限以鲸波而风物萧然，若在尘外，疑即三山之一也。”生生地把当时物资相对萧条的海南岛看出了海外仙山的味道。由此观之，只要心胸宽广，则可容大气象。无论是自然界里岁暮天寒的怒海鲸波，还是人情世故中寒冷棘心的污蔑诋毁，都不过是妆点人生的一种风景。

读罢东坡“六无”之叹，李光信笔写下“六无”诗自我开解：海盐咸可口，何必常有肉呢？（“齑盐有馀味，何必常食肉”）岛上柴薪甚多不用买，何苦操心冬天没炭取暖呢？（“海薪不論钱，何苦忧无炭”）随后又调侃道：可别把我歪诗传出去，否则那些达官贵人知道了，都想被贬到海南来了。

天涯随处好 莫作楚囚悲

冬日里稍加进补肉食可以提高人体抗寒能力，如苏轼与李光，都对猪肉有迷之喜好。苏轼和他的东坡肉自不必多说，李光听说集市上有猪肉卖，也赶紧差人买来烹制，再呼朋唤友，推杯换盏，好不欢畅。除了饮食进补，人们也常饮酒驱寒。

李光《十二月寒甚小雨打窗有霰雪声成小诗招邻士饮》诗云：“行穷海北到琼山，二月犹惊塞外寒。小雨洒窗风淅沥，拥炉来听雪声乾。”腊月里风吹雨落，还夹杂雪粒敲窗的声音，大海之南的琼山（位于海南东北部地区，今海口）竟然如同塞北一样寒冷！只好邀邻围炉共饮，静待雪停。

北地严冬过尽，方见春日蓓蕾；海南地暖，杂花烂漫，几时绽放哪会全然依了那四时花令？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正月初七，李光游览昌化军陈氏园便欣喜于海南早萌的春意了：“海南人日春已浓，柳条远映桃花红……田家但喜薯芋收，我辈惟忧酒樽少。”（《辛未人日同郡僚游陈氏园》）

他还另有两首《连夕大寒示邻士》，一写寒江垂钓，随性而行；一写枕上听雨，参禅悟道。看得出虽处困境，但也把居琼生活过得颇有兴味。

冻云垂地北风颠，妆点江湖欲雪天。我亦随身有蓑笠，兴来同上钓鱼船。（其一）

纸帐蒲团度厄年，一庵聊可寄深禅。隔窗要听芭蕉雨，裸被须来对榻眠。（其二）

调试好心情的李光，已然将海南当成了“此心安处”，按时从序地安排生活。难怪他化用苏轼“留我同行木上座，赠君无语竹夫人”（《送竹几与谢秀才》）等句，写下安适又超脱的“路滑须凭木上座，天寒那用竹夫人……北客不劳频问讯，已拏终老海南滨”。（《独居自遣一首寄厚之》）竹夫人，竹青编制的降暑工具，前路泥泞，何人可助力同行？唯手上木拐而已；天冷何惧？倒是无需友人馈赠竹夫人了，真是“天涯随处好，莫作楚囚悲”啊！

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年），79岁的李光终于迎来了“风捲阴霾日月明，鲸鲵已戮海波平”的朗朗乾坤。（李光《丙子正月二十三日纪事》。阴霾、鲸鲵，喻秦桧。）

炎海瘴天，亦可修得冰魂雪魄；熬清守淡，自可成就玉洁松贞。大寒过后，海晏河清。同

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光雕像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